

老了,有闲了,就想看书了,随之,许多不曾认识的身影从字里行间、从被模糊的年代缓缓走来,听见人们唤他们——“先生”。凝望这些先生,我拿起画笔。

近几年,为先生写像已有百余幅。因与他们幽明相隔,依据仅为模糊的旧照。画材或一杆毛笔、一根铅笔或一支圆珠笔;画法或线条勾勒,或素描造型,间糅进速写的即兴感。写像,先要求得外形近似,更重要

的,是想从他们面容的每一种表情、每一个眼神,甚至嘴角的一翘一落,揣摩和探寻他们内心的秘密与命运的痕迹。

每画一幅,都有动心处。这些先生也有寻常人的喜怒哀乐、人情百味;不同的是,他们每一位都能“临财毋苟得,临难毋苟免”乃至忧道不忧贫,身处困厄之境却从容适意,故尔人格、德行得到完善,在思想、哲学、

历史、文学、艺术、科学等等领域各有建树,成为启民智、开新知,曾经和仍在影响中国社会的人。在我画过的先生里,有严复、蔡元培、梅贻琦、蒋梦麟、陈独秀、黄炎培、潘光旦、傅斯年、刘文典、叶企孙、晏阳初、陈梦家、梅光迪、梁漱溟等等,等等。虽无缘那些先生和那个年代,但回顾一幅幅先生画像,好比错过晚霞,还能仰望星空。

为先生写像:错过晚霞,还能仰望星空

罗雪村 文/绘



胡适先生

胡适(1891~1962),安徽绩溪人。

胡适先生,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,曾任北京大学校长。他与一位大人物的合影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

照片是1958年4月10日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举行“第三次院士会议”开幕式等活动后的留念照。照片上,他与大人物并肩而坐,大人物正襟肃然,他则翘起二郎腿,谈笑自若。乍看一怔:怎么敢这样?怎么会这样?他说:“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,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。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。”

张伯苓(1876~1951),天津人。

齐邦媛教授在自传《巨流河》里回忆抗战初期她随流亡学生来到重庆后,她爸爸送她去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。她记得张伯苓校长也住在校内宿舍,“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,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、摸一摸头,问衣服够不够,吃得饱不饱。南开学生都必须住校,在他想,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,必须好好照顾。”就在这所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里,她“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,心智发展,奠定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”。

张伯苓一生恪守“宁以身殉,不为利诱,终身从事教育,不为官”的承诺,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堂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。他对学生演讲时说过这样一席话:“我希望中国人不要自怨自艾,也不要怨天尤人,指望他人。强国从我做起,但愿从今后人人人都能说,中国不亡,有我!”

卢作孚(1893~1952),重庆合川人。

1938年10月,他带领民生公司仅用40天时间在长江上抢运3万余人、数万吨器材安然抵川,挽救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,史称“宜昌大撤退”。毛泽东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他回顾一生,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,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,为此倡行“造公产,不造私产”,自奉甚薄,故难以接受自己被视为资产阶级。在当时,资产阶级已被归为异类。1952年2月8日,他给夫人留下几条遗嘱,第一条便是:“借用民生公司家具,送还民生公司。”其所指1948年从南京回重庆,搬家时他女儿误将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搬了回来,他知道后非常在意,并在给人家

的信中写道:“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(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),尚未得回信,正准备再去信。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,以便归还或赔偿。”在国家危难之时,他的长子报名参加了远征军。他去世后,长子带着妻小从香港回来,尽管日后经历磨难,并未后悔,因为一是遵从父亲生前叮嘱,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;二是母亲尚在,他是长子,必须尽孝。

张寒晖(1902~1946),河北定县人。

在一部纪录片里,一位蛰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唱起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我的同胞,还有那衰老的爹娘……”唱到“爹娘啊,爹娘啊,什么时候,才能欢聚一堂”已泣不成声。

写这首歌的人叫张寒晖,我曾听他的定县同乡王炎伯伯讲,东北沦陷后,有一天他跟张寒晖在街上走,见到几个难民,张寒晖就掏出钱来给他们……后来,他们一个在冀中坚持抗战,一个去了延安。我父亲回忆:“那会儿部队每到一个村子,都要招募新兵和动员民夫,大同志让我们几个小战士做鼓动宣传。我们当街一站,就向老乡们演讲:‘日本鬼子在东北杀了多少人!惨无人道……’‘好汉都来当兵抗日!要做中国人,别当亡国奴呀!’讲完就唱救亡歌曲。我就给老乡唱过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唱着唱着就哭了,老乡们也跟着哭,有的回家拿着土枪来当兵,有的牵出自家的牲口,就连老头老太太都拿着铁锹、锄头来挖战壕。”父亲说,《松花江上》这首歌当年在冀中大平原流传很广。

梁启超(1873~1929),广东新会人。

一想到他,就浮现出那个矢志维新变法、参与公车上书、锐意改良社会的思想家、政治家的凛然形象,可敬而高远。当读到梁实秋先生描述他在百年前一次讲演的文字,得知他的讲演稿虽是事先整整齐齐写在了宣纸上,但在台上讲演时并不照本宣科,且异常投入,故常要拿毛巾擦脸上的汗,再喝上一口水,还要不时唤他坐在台下的儿子:“思成,黑板擦擦!”梁思成闻声立刻跳上台把黑板擦拭干净。

特别是当他讲演到《桃花扇》里“高皇帝,在九天,不管……”那一段时,“悲从中来,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”。读罢,顿觉他的另一面:真实、有趣又可亲——虽一生置身于官场与政坛,却不失

一个人的真性情。

马相伯(1840~1939),江苏丹阳人。

马相伯,教育家,震旦大学、复旦大学创办人。他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:“我是一条狗,叫了一百年,也没有把中国叫醒!”

吴宓(1894~1978),陕西泾阳县人。

吴宓,文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,清华大学国学学院创办人之一。他自许“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,虽九死而不悔;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、自由,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,从不人云亦云”。

徐旭生(1888~1976),河南唐河县人。

徐旭生,哲学家、考古学家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、哲学系教授、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等。1927年,他担任由中国、瑞典、德国、丹麦四国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。那时火车只通到包头,其他路程就靠骆驼和两只脚,大部分时间行走在没有道路、人烟和地图上的空白区……考察6年,历尽艰辛,考察成果,惠泽今世。

徐悲鸿(1895~1953年),江苏宜兴人。

徐悲鸿,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

1949年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,他是首任院长。他的学生回忆老院长的一件小事:建院之初,在学校召开的许多次教师大会上,他都会请一家四川餐馆专门送来“豆花”,给每位教师一人一碗,然后边吃边聊,所花费用都是他自掏腰包。于是,“大家感到的是一种宽松的气氛,有些问题也就在轻松愉快中得到解决”。



徐悲鸿先生



梁启超先生



马相伯先生



吴宓先生



徐旭生先生



张寒晖先生



卢作孚先生

纪实

三是推动科技攻关,对已纳入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版诊疗方案的中成药和方剂进行了临床疗效的同步观察,已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、连花清瘟胶囊、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、化湿败毒方、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“三药三方”。余艳红还指出,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,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,占91.5%,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,占90.6%。临床疗效观察显示,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%以上。

回溯中国疾病史,伤寒、瘟疫、痢疾、霍乱、麻风等在东汉前便有记载,天花始于东晋,肺结核、梅毒见于隋唐,麻疹发于宋代,水痘、鼠疫、白喉、猩红热盛于明清。血吸

虫病、乙型脑炎、出血热等则流行于当代早期。1958年6月30日,《人民日报》以《第一面红旗——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》为题,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。毛泽东读罢“浮想联翩,夜不能寐。微风拂煦,旭日临窗。遥望南天,欣然命笔”,挥毫写就《送瘟神》二首:

其一
绿水青山枉自多,华佗无奈小虫何!千村薜荔人遗矢,万户萧疏鬼唱歌。坐地日行八万里,巡天遥看一千河。牛郎欲问瘟神事,一样悲欢逐逝波。

其二
春风杨柳万千条,六亿神州尽舜尧。红雨随心翻作浪,青山着意化为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桥。天连五岭银锄落,地动三河铁臂摇。借问瘟君欲何往,纸船明烛照天烧。20世纪以来,山西也多次发生疫情。1917年至1918年,山西鼠疫流行,名中医曹元森、杨浩如等人与西医协同防疫,效果显著。1924年,太谷流行“烂喉痧”传染病,“青年儿女一经传染,医治罔效,夭折者不胜计”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老义是我们方圆有名的大力士,说起来,有好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。时兴大跃进那两年,村里浇地,除了锅驼机、柴油机,突然来了一种叫煤气机。动力是煤气,自带一个煤气储藏罐,靠燃烧煤气为动力带动水车。煤气机比锅驼机、柴油机小,可也是个铁疙瘩,下不了五百斤。一块

地浇完了,要换地块,找来了两个小伙子,抬。两人拴住绳子抬起,立刻龇牙咧嘴,支持不住。正好老义在一旁,伸出胳膊,抱起就走,一边走还一边喊:还有没有?再有一个,绑住我担,一头一个,省得跑两回!

我村“四清”以后就通了电,再用动力,都是电动机。一开始,都是那种四五千瓦的。安电动机时,叫来老义帮忙,墙上安好电闸开关,备好皮带轮,带电磨,带水车,都是呼啦啦飞转。有一回,老义在电工那里瞎玩,看电工要合闸,老义张开虎口,两手把住动力轮。电工发现电动机只是哼——哼——就是不转。回头一看,老义把住皮带轮在憨憨地笑。电工吓坏了,这家伙哪来这

么大劲!

高头村都知道,只要老义两手卡住,电动机就是烧了保险丝,也转不了。

老义憨劲大,村里人遇上卖力气的当口,断不了就哄哄捉弄他。

高头村修河,工地上挖出一块石头。野地里的石头,像一个烟袋锅。一头粗大,一头细小。没法抬。泥里水里,湿滑湿滑的,一个人,又搬不动。有人就叫嚷,叫老义来!领工的只好叫了老义。老义抱起石头,泥水脏了一身。那个石头,抱起粗头,要颠倒,抱起细头,要滑掉,也就是他,旁人谁能挪得动。

众人都围着嚷嚷,给老义记功!领工的看着大家憋不住笑。

随笔